

11679  
-2



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三



占閩黃道周石齋父註斷



霍去病

霍去病者。大將軍衛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為嫖姚校尉。嘗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獲首敵過當。封為冠軍侯。後率兵征北。以張騫前使大夏。留北地久。知善水草處。用為導軍。故軍得無饑渴。去病為驃騎將軍。與公孫敖李廣張騫

○天○幸○者○

○使○非○全○靠○

等。分道擊北兵。去病涉釣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斬獲甚衆。諸宿將士馬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以壯騎先去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渾邪王欲降。漢使人馳傳以聞。上恐其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王裨將多不願降。欲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膽○氣○欲亡者八十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然後將其降者。號十萬人。渡河歸。上封渾邪王爲漯陰侯。

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後敵人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下餘人。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敵人畫策。常以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出定襄代郡。轉戰。遂追至寘顏山。趙信城。得敵人積粟。悉燒其城。既還。論功。上曰。去病約輕齋。絕大漠。封狼居胥。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執訊獲○此○是○行○邊○第○一○妙○法醜。取食于敵。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賞賜甚多。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

教之孫吳兵法。去病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  
兵法。上為治第。對曰：敵人未滅，何以家為？上益重愛  
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  
在塞外，卒之糧或不振，而去病尚穿城躡鞠，事多類  
此。

斷曰

驃騎將軍名曰去病，出塞遠征，常微天幸。澤邪欲  
降，眾尚未應，去病往迎，執為成命，欲亡斬之。請王  
入境，上教學兵，方畧自勝。上為治家，志在平定，為

將若斯，忠勇可敬，不惜士饑，是其一病。

趙充國

音主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以六郡良家子，善騎  
射，補羽林，為人沉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  
法。通知四藝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  
人，大為敵所困。漢軍乏食，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  
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  
餘創，武帝親視其創，嗟嘆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  
長史。昭帝時，擊敵人獲西祁王，擢為後將軍。是時光

原英勇

原有功

少年

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  
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  
不恭自後羌人旁緣前言安國之罪輒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  
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詛發誓爲  
盟上聞之以問充國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  
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羌反時亦先  
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征和五年  
先零豪對煎等通使敵人由此觀之敵人欲與羌合  
非一世也宜及其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候狼何果  
看得定

遣使至北以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  
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  
敵人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  
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於是遣義渠安  
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尤桀黠  
者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遂  
劫掠小種背叛犯塞安國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  
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逾老臣  
上復問將軍度羌彘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  
勢所必

如之○言○老○成○之○見○一見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羗戎小

彘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安屬老臣勿以爲憂自○認○甚○真○

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萬騎欲渡河恐爲敵所何○等○慎○

渡○重○卽夜遣三校啣枚先渡渡輒營陣遂以次盡渡敵

數十百騎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且恐爲誘

兵擊敵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又遣騎

候四望何○等○慎○重○中無敵遂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曰敵

若以數千人守此兵豈得渡吾○誰○地○預○之○言○今已渡知羗彘無能

爲矣充國行兵常以遠斥堠爲務味○老○戍○慎○重○行必爲戰備止必

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郡

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敵數挑戰充國惟堅

守且遣子趙卬將胡越騎爲支兵又遣所獲羗人歸

告種豪大兵止誅有罪明白先○解○散○妙○着○列無取併滅天子告

諸羗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

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錢女

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主○見○原○高○自○與○入○不○同○蓋充

國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畧者解散敵謀而

酒泉太守辛武賢乃請益馬食分兵並出張掖酒泉

合擊罕开可奪其產畜天子下其書令充國與衆議

細筭已○知失策

之充國以為武賢欲分兵兩道並出回遠千里以一

馬自負三十日食約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

兵器難以追逐且敵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至

○再○筭○及○此○更○覺○矣○心○

俱危為變敵笑又謂可奪其產畜尤非至計臣急先

零首為叛逆劫畧他種不若且捐罕开暗昧之過而

勿宣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迨其悔過因赦其罪

擇良吏拊循之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天子下其

書公卿議者皆謂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

直筭至此可謂勝筭

罕开則先零未可圖天子因遣許延壽以璽書嘉納

武賢之策拜為破羌將軍擊罕开又以書誚充國充

國得誚以為將任兵在外貴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

上書謝罪因陳利害曰前遣降羌諭告罕开以朝廷

德意罕开之屬未有所犯今先零羌楊玉將騎四千

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今置先零而先

擊罕开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至計臣

聞兵法攻不足守有餘又云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

人今先零楊玉率兵為燉燁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

分○別○得○明○自

有○罪○明○矣

言○出○于○志○不○獨○老○成

無○罪○可○知

西漢

六

黃名將譜

卷之二

士以須其至此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且

張掖酒泉二郡兵少敵至尚不能守而使之行政釋

致敵之術而從為敵所致之道愚以為為不便且先零

欲為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納然其私心惟恐漢兵

至而罕开背之嘗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又逼

脅諸種國家之憂恐不易解臣意先擊先零則罕开

之屬不煩兵而服矣上賜書報從充國議充國引兵

至先零所在敵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盡棄車衆欲

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趨之或曰逐利行違充國

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諸校皆曰善因是敵爭走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

首五百餘人擄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百餘輛及兵

至罕开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开大喜曰漢果

不擊我豪靡忘率衆來歸罕开竟不煩兵而下充國

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

軍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進兵以擊先

零是時先零羌降者已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

罷騎兵以待其弊作奏欲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印

黃名符普 卷之二十一 西漢 七



恐忤上意。因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羗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往者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羗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僅得四千萬斛。及義渠安國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羗人故敢爲逆。其失已。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倘四藝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羗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

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稿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又恐他藝卒有不虞之變。相因而起。爲明主憂。且羗人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疊。羗人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百二千頃。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揚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北騎。就草則郡益積畜。省大費。上報曰。欲罷騎兵。

萬人留田。卽如將軍計。敵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  
決。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  
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今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  
以待可勝之敵。敵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謹  
條陳不出兵屯田便宜十二事。步兵留屯。以爲武備。  
威德並行。一也。使敵失肥饒。啓諸羗相叛之漸。二也。  
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  
田事一歲。能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督甲士循河

湟。漕穀至臨羗。以揚威武。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  
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羗僥倖。不出亦令敵竄風寒  
之地。受霜露疾疫之患。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  
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敵得乘閒之勢。九也。  
又不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出他變。十也。治湟陜中  
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從枕席過師。伸威千里。  
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奏上。  
上復報曰。將軍言兵可期。月而望。謂今冬耶。謂何時  
也。充國又奏曰。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

地遠客分散饑寒罕開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  
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為敵  
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且  
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敵見  
萬人留田為必擒之計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充國  
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  
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謝丞相魏相  
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  
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因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留

屯田彊食自愛是年秋罕開羌斬先零楊玉首降明  
年充國請罷屯田振旅下  
年八十六薨謚曰壯侯

斷曰

充國老將識藝最真解仇合約從來不馴先零罕  
開為患正新孰急孰緩當以罪論問誰堪此無踰  
老臣請往一見勝于百聞殄滅為期不貪小勲忠  
言罷騎便宜留屯初上國計是不三人十五十八  
後漸轉唇先零之死期月先陳盡忠明主千古稱  
純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為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然家貧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後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初宣帝時。北人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身入朝見。郅支以為呼韓破弱。不能自還。即西收其右地。會漢發兵送還呼韓。郅支遂怨漢擁護呼韓而不助已。因求還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怒。竟殺吉等。自知

負漢。又聞呼韓益強。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因辱使者。不肯奉詔。時湯與延壽已出西域。湯聞郅支叛漢。因與延壽謀曰。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然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併驅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湯曰。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尚猶豫。會病。湯遂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及屯田吏士。欲舉事。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

子欲沮之耶。延壽因從之。遂共上疏。自劾。即日引軍分行。入康居界。進攻木城。破之。遂入土城。郅支聞漢兵至。欲去。恐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為漢發。自無所之。遂反而堅守。及二城破。漢兵縱火。吏士爭入。遂斬郅支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因上疏曰。郅支單于。慘毒行于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斬郅支首。懸之豪街。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既歸入塞。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

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

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收繫按驗。是

為郅支報仇也。上立出吏士。既至。論功。石顯以為延

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士。則後奉使

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于北方。議久不決。故宗正劉

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口殺使者。吏士以自數事。暴揚

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今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出百死。入絕

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耻。萬彞懼伏。莫不懼震。呼

責各將。西漢。上。

韓邪單于見之。且喜且快。願守北籬。累世稱臣。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嚴狃。而百蠻從。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數。經四年之勞。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而滅郅支。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

於齊桓貳師。而大功未著。小罪數布。臣竊痛之。乃封

延壽爲義成侯。湯賜爵關內侯。後湯上言康居王侍

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湯下獄當死。中大夫谷永上

疏頌其功。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

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請發城郭燉煌兵

以自救。廷臣議不決。上召湯問之。湯對曰。此無足憂

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北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

刃朴鈍。弓弩不利。近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

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雖衆不足

以勝會宗。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兵。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此時已解矣。屈指計之。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果報已解。後湯卒於長安。

斷曰

郅支叛漢。殺漢使者。西奔康居。以圖苟且。豈料陳湯恰操塞馬。進斬郅支。有如闕下。大張漢威。以揚

中夏。雖未請誅。行權可也。廷議苛求。殊覺恩寡。勉封列侯。隨封隨罷。屈指烏孫。早知解瓦。英俊奇才。用宜寬假。

馮奉世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以良家子選爲郎。先是漢使出使西域。多辱命。或貪汗爲外國所苦。是時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人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

車王萬年。并殺漢國使奚充國。又攻劫南道。與耿盟。叛漢。自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乃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乃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禮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悅。下議封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

專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爲奉世出使。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

功效。不可爲後世法。卽封奉世。則後之奉使者皆以

世自論曰。豈可以虛譽定。

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于

彝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封。上善望之議。遂以奉世

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永元二年。隴西羌反。詔丞相

韋元成等。暨右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四

方饑饉。朝廷方以爲憂。而復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

對。獨奉世曰。羌近在境內。背叛不誅。何以威遠。臣願



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計敵，故師至折傷，而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敵無慮二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器不犀利，可用○看○得○定○四萬人。一月足以決元成等，皆以民方收斂，未可多發。二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入廢。彘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敵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鈍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則弱形見矣。弱形一見，諸種並起。

此等識見誤事最夥

臣恐中國之患非四萬所能解也。故少發而曠日與

○白○故○口○中○說○得○決○絕

誤事

一舉而即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詔益二千

人。命奉世與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分屯三處。

先遣校尉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于廣陽谷。

羌人盛多，皆為所破。奉世乃具上地形，并部衆多少

必至此

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上悟，乃發兵六

萬人，拜任千秋為奮勇將軍，以助之。奉世乃與千秋

合軍進至隴西，大破羌人，斬首數千餘，皆逃亡出塞。

明年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錄功，賜奉世爵關內

侯奉世居瓜牙官前後十年功名次于趙充國後歲餘病死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功封列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約諸國背叛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出使春秋之義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北人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甘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多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議

斷曰

莎車王驕軟盟叛漢鄯善以西皆擁爲亂奉世不平徵兵討叛傳首長安武威震煥朝廷議封駁爲專擅光祿大夫聊以消筭羗反隴西衆皆怠玩奉世請誅反復論難及大破羗方知才幹再論前功

已成故案

東漢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更始春陵戴豪更始立侯曾孫玄也

傑多薦禹禹不肯從便及聞光武安集河北便即仗策北

渡便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便生遠

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便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

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志光武異之志因留宿

禹乃進說曰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王

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沉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上明

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向服為今之計莫如延四

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四

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與定計議至任使諸

將多訪於禹禹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光

武披輿地圖因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一子

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人思明君猶高

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光武高

愈悅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王匡成丹劉均以拒之

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拜禹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禹至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更始更遣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會日暮罷戰。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

信術數之誤

禹因得更理兵。勸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匡兵既至營下。禹乃傳發諸將鼓而並進。遂大破之。匡等敗走。遂定河東。光武卽位。使使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鄼侯。禹時年一十四。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毀。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帥行有紀。皆望風携負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孺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光武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

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

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

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

今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

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遂引軍北至

栒邑。帝以關中未定，下勅催禹進兵，曰：司徒堯也亡

賊策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

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遣馮愔、宗欽守栒邑。

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欽，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

問使人，情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

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

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

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

士卒，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請洛陽，自馮

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赤眉復還入

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

乃召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答之，非

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

此等議論未嘗不是

催戰禹心亂

矣

不差不差

善在此

帝亦有識

以饑卒微戰輒不利獨與二十四騎還詣洛陽十三  
年天下平定封禹爲高密侯薨

斷曰

光武渡河禹追河北問欲仕乎願垂竹帛延攬英  
雄厚薄在德光武悅從遂破群賊遣西人關河東  
乃得志眉毀殘乘勝獨克停車勞來垂髮戴白名  
震關西誰不感格惜既殺故禹慙失策還詣洛陽

高密受職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爲上谷郡功曹太守  
耿况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  
者復爵位恂從况迎使者于界上况上印綬使者納  
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  
者功曹欲脅之耶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  
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啣命以臨四方  
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  
先墮大信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使君在上谷久爲  
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更生

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未應恂竟叱（雖）造（次）却（不）觸（使）君（之）怒（所）以（妙）也  
左右以使命召况况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  
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狗上谷急  
發况兵恂說况曰王郎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高）在  
劉公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鄲方盛  
力不能獨拒奈何恂曰今上谷完實控絃萬騎請東  
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恂遂結謀  
彭寵襲擊使者殺之奪其軍而南及光武于廣阿光  
武拜恂爲偏將軍因得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及光

武南定河南而難其守問於禹禹曰寇恂文武足備  
（薦）得（當）  
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光武乃拜恂爲  
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因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因是  
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  
（責）任（不）小  
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光武  
於是復北征恂因移書屬縣講兵肄射爲矢百萬餘  
養馬一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輸給軍前後不絕更  
始將朱鮪聞光武北伐而河內孤遂使蘇茂賈強將  
兵三萬渡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原）要（有）勇即勒軍馳出並移告

屬縣發兵會于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  
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乃郡之藩  
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適馮異遣救及諸縣  
兵皆至旛旗蔽野乃令士卒乘城大呼曰劉公兵到  
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奮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  
賈強而茂兵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乃還時  
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甚驚有頃恂檄至方大喜曰  
吾知寇子翼可任也數賜書勞問恂同門生董崇因  
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據此大郡內得

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此護人側目之時也昔蕭  
何守關中悟鮪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  
昆弟當以前人爲鑑恂然其言遂稱疾不視事及帝  
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  
恂固請帝不聽恂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  
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後恂爲潁川太守執  
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而戮之復  
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  
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媿怨而不決之者乎



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存此義，吾安可忘之？乃救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兵入界。一人兼兩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而還。賈復欲勒兵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焉得相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交而去。後恂代朱浮爲執金吾，從車駕。

帝亦善于調停

征隗囂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能平恂，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在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平。而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及囂死，峻仍據高平，堅守。大將軍耿弇以兵圍之，一年不克。帝自親征，復遣恂以璽書招降之。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命誅文。諸

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  
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竟斬  
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  
不降則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  
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  
○得○真○故○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  
○行○之○如○其○筭○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  
及也○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  
人及所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  
之乎○人稱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斷曰

恂一功曹宰相之器更始王郎鄙不足計感慕劉  
公尊賢下士禹奇薦恂文武足備河內守之諸用  
皆濟賈將殺人亦殺而斃賈欲報仇恂巧為避分  
解帝廷兩虎方契從駕征隗借寇無計高峻持降  
皇甫強使倉卒誅文高峻失勢說破其機服恂大  
智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文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

子兵法。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文城，異欲致誠開門。

以牛酒迎光武，念之遂以異為主簿。及王郎起，光武

自薊東南馳至饒陽蕪婁亭。時天寒冽，眾皆饑疲，異

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

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兔肩

因復渡滹沱河，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

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

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

將並坐論功。異功自不論最高常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及破

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

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李軼、朱鮪將兵號三

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

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異為

孟津將軍，統領二郡軍于河上，與寇恂合勢以拒朱

鮪等。異是○一○妙○策○離間之，乃遺書李軼曰：「愚聞明鏡所以照

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

歸漢，周勃迎代王而出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

彼○皆○畏○天○知○命○觀○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成○功○于○  
一○時○垂○業○于○萬○世○也○苟○令○長○長○始指更李軾尚○可○扶○助○延○期○  
歲○月○則○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字豈○能○居○一○隅○  
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綱○紀○已○絕○蕭○王○  
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  
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為○福○在○此○時○  
矣○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惟○深○達○蕭○  
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  
爭○鋒○故○異○得○以○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

書之功不

南○成○臯○以○東○十○三○縣○武○勃○將○兵○與○異○戰○異○斬○之○軼○又○  
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奏○光○武○光○武○故○宣○露○軼○書○  
使○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  
有○降○者○建○武○二○年○春○封○異○為○陽○夏○侯○時○赤○眉○延○岑○暴○  
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  
禹○討○之○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  
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  
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擄○掠○卿○  
能○御○士○令○自○修○飭○無○為○郡○縣○所○苦○異○受○命○而○西○遇○赤○

救亦大有一方

眉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殺者降者頗衆  
三年春復拜異為征西大將軍適與鄧禹鄧弘相遇  
禹弘遂欲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距雖屢獲  
雄將然賊衆尚多○大○是○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  
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  
此萬成計也弘不從遂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  
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賊○中○未○嘗○無○人○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  
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少却  
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與戰大為所敗死

傷者二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  
阪與麾下歸營堅壁收其散卒并招集諸營堡數萬  
人復與賊約期合戰先使壯士蠻服與赤眉同伏于  
道側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分兵救之賊見  
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少衰伏  
兵卒起衣服相同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乘勢  
追擊大破之降者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  
光武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雖垂翅  
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既而

有人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  
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上書陳惶懼帝詔報曰將  
軍之于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  
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  
主簿也因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  
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  
射鈎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  
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諸將為隗囂所敗  
詔異軍柁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欲

取柁異聞勇略在此即欲馳兵先據之諸將皆曰敵兵盛而新  
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敵兵臨  
境忸怩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柁邑另略在此三輔動搖是吾憂  
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敢  
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者不知馳赴之異乘  
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  
里大破之異後病發薨於軍

斷曰

異初迎帝帝勢尚促迫于王郎東南馳逐蕪蕪亭滹

河○麥○飯○豆○粥○別○將○河○間○用○兵○頗○肅○論○功○不○伐○大○樹○  
標○目○李○軼○朱○鮪○洛○陽○心○腹○一○書○間○離○遂○傷○骨○肉○赤○  
眉○延○岑○三○輔○肆○酷○救○異○往○征○勢○難○輯○睦○始○敗○回○谿○  
龜○池○終○復○如○此○勲○名○自○垂○竹○帛○

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陽○之○棘○陽○人○也○初○與○嚴○悅○共○守○宛○城○  
中○糧○盡○遂○降○更○始○更○始○從○大○司○徒○劉○伯○升○之○言○封○為○  
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為○朱○鮪○校○尉○會○  
光○武○北○徇○河○內○因○往○歸○之○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

危○殆○四○方○蜂○起○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大○王○平○河○  
○開○王○業○此○誠○皇○天○佑○漢○士○人○之○福○也○願○出○身○自○効○

光○武○深○接○納○之○時○更○始○將○呂○植○屯○兵○淇○園○彭○往○說○降○  
之○遂○拜○彭○為○刺○姦○大○將○軍○從○平○河○北○與○吳○漢○等○圍○洛○

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光○武○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  
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若○平○生○彭○因○曰○彭○

往○者○執○鞭○蒙○擢○常○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平○定○燕○  
趙○百○姓○歸○心○賢○俊○雲○從○親○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

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  
劉○伯○升○也○被○害○

鮪與共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恐  
降不免耳彭具言於帝帝曰建大事者下忌小怨鮪  
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  
復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  
上鮪見其誠乃而縛與彭詣洛陽見帝帝即解其縛  
拜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南郡人秦豐據黎兵自稱  
楚黎王帝遣彭率兵征之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于  
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詰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  
令軍中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

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逸彭彭乃潛兵渡河水擊其將  
張揚於河頭山大破之復從川谷間伐木開道市藁  
黎兵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  
東山爲營遂擊豐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  
侯後與吳漢圍颯于西城蜀公孫述遣李育將兵  
救囂守上邽帝命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因救  
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口人苦不知足  
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彭遂壅谷水灌  
西城未沒尺餘囂將周宗將蜀救兵至漢兵又食盡



彭與延弁遂相繼退兵。罵出軍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故諸將得全師東歸。後公孫述遣將任滿等將數萬人據荆門。橫江水起浮橋。闢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因裝直進樓船。自突露橈數千艘。與吳漢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多費錢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

帝亦善于任飲

常此時不得

登者上賞。於是偏將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鈎不得去。奇等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斬任滿。卽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故興師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辭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彭到江州。復引兵乘利。次破平曲。公孫述使延岑等悉兵守廣漢。又遣侯丹帥師二萬守黃石。彭乃多張

勸開王業在此

俱是王音之言

乘勢妙

疑兵使護張楊滅宮與延岑等相拒自分兵浮江下  
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  
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  
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  
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彭  
聞而欲徙之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夜刺殺彭殊  
可惜也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  
謚曰壯侯

師○行○妙○境○

不○得○不○驚○

為○將○身○危○者○此○

斷曰

光武北徇岑彭進說百姓無歸願開王業光武納  
之刺姦將列鮪據洛陽堅不滅鐵彭往說之一言  
便決往征楚黎蔡宏流血後圖述囂隴蜀一轍奈  
何彭亡被刺而絕

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庶名將譜卷之四

古閩黃道周石齋父註斷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事無陰李生李  
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若此而又勤于  
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爲縣掾迎監河東會遇盜賊  
等輩十餘人皆放散其監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  
信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與語奇之禹

亦稱其有將帥節乃以復為破敵將軍督盜賊復馬  
 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從擊青犢於射大衆大戰至日  
 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  
 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因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  
 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  
 然後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  
 為其輕敵也今果失吾名將復創尋愈追及光武于  
 薊相見甚歡復令復居前部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  
 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時史始鄧王尹尊及諸大將

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因以檄叩地  
 曰鄧最強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  
 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鄧連戰破  
 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為  
 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戰深入希令  
 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  
 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膠東  
 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  
 與鄧禹並剝甲兵敦儒學帝溪然之朱祐薦復宜為

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  
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  
甚厚建武三十一年卒

斷曰

賈復大才可將可相為縣完監一班已暢從擊青  
犢大戰不讓賊陣甚堅未易使創士卒甚饑召食  
再仗復曰不然戰難輕放勝而後食方曰勇壯披  
羽先登敵靡所向賊敗功成勇稱無上五校受傷  
在腸在臆帝聞大驚而恐傷名將功雖不言帝心自

諒罷武崇文如帝意向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王莽末犯法亡命至漁陽  
後聞光武長者欲歸之乃說漁陽太守彭寵曰漁陽  
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  
擊邯鄲邯鄲指王郎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因官屬皆  
欲附王郎不能決漢因辭出欲思所以號衆者未知

所出適道見一人狀類儒生使人具食召之問其所  
有權術妙在善用聞其人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

實○非○劉○氏○漢○聞○而○大○喜○卽○詐○爲○光○武○書○後○檄○漁○陽○令  
類○儒○生○者○齎○以○詣○寵○卽○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  
寵○方○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南○向○擊  
斬○王○郎○遂○及○光○武○于○廣○阿○拜○爲○偏○將○軍○旣○拔○邯○鄲○賜  
號○建○策○侯○漢○爲○人○質○直○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  
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遂○得○親○信○光○武○將○發○幽  
州○兵○問○可○使○行○者○鄧○禹○薦○漢○勇○鷲○有○智○謀○卽○拜○漢○大  
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  
勒○兵○救○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

可稱具眼

大作用

以○漢○無○備○出○迎○於○客○漢○卽○揮○兵○騎○收○會○斬○之○而○奪○其  
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靡○從○遂○悉○發○其○兵○引○而  
南○與○光○武○會○消○陽○諸○將○見○漢○還○士○馬○强○盛○皆○曰○是○寧  
肯○分○兵○與○人○耶○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  
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  
慙○更○始○尚○書○令○謝○躬○屯○兵○於○鄴○時○光○武○誘○其○北○擊○尤  
來○于○隆○慮○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因○先○令○辯○士○說  
守○城○太○守○陳○康○康○然○之○收○躬○妻○子○開○門○納○漢○及○躬○隆  
慮○敗○歸○鄴○不○知○陳○康○已○歸○漢○乃○輕○騎○入○城○漢○伏○兵○擊

着

妙用先人

殺之其衆悉降光武卽位拜漢爲大司馬定封廣平侯率將軍杜茂陳俊等圍蘇茂于廣樂劉末將周建別招聚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請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於軍中日賊雖多皆劫掠之盜勝不相讓賊不相救非有仗義一節之心今正封侯之秋諸君勉之于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且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

進建軍大潰漢因長驅追擊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于雒陽末旣死二城皆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擊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卽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後漢伐公孫述連勝

有權術

不自由不降

妙用

難公言却

忠更使然

盜賊行載說盡

入武陽○又入犍為○又進軍攻廣都○拔之○遂輕騎燒成  
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慎重之有十  
餘萬衆○不可輕進○但據廣都○待其力疲○乃可擊也○漢  
因乘利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  
使副將劉尚率兵屯河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  
相及○賊若出兵○綴公○又以大眾攻尚○尚敗○公即敗矣○  
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謝豐袁  
吉帥十餘萬衆○並出攻漢○又遣別將萬餘人○劫尚於

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吉因圍之○

亦自知其失

漢召諸將曰○吾轉戰千里○深入敵地○今與劉尚二處

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

潛師就尚于江南○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諸

將曰○諾○遂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

烟火不絕○夜啣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

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

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尚拒述○具

以狀聞○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舍○尚



而擊公也。若先擊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其老，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入戰八克，遂軍其郭中。後述敗走，高午刺殺之。城降，漢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忍，雖戰陣不利，意氣自若。帝嘗遣人視其所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帝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就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其在朝廷，斤斤謹質，形于體貌。常出征，妻子買田宅。漢還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盡分與。

昆弟外家

斷曰

吳漢為將，一心光武。說寵擊郎廣阿，從主光武發兵。任漢軍旅，苗曾陰違。漢先加斧，所發之兵盡上幕府。建茂合兵，漢傷膝處奮起擊之。潰遁無所，後伐公孫兩營，隔阻帝聞。大驚敗，端立數漢勵諸軍。啣枚復伍，入戰八克。刺述於俎，傳首長安於國有補。

耿弇

耿弇字伯昭茂陵人也少習父明經之學因見郡尉  
試騎士建旌旗肆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光武在  
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為門下吏及光武即位封  
好時候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弇乃收集降卒結  
部曲置將吏率都尉劉欽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  
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  
於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  
城未中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  
人聞祝阿破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因分遣弟敢

妙○着○使○其○自○報○  
破○一○即○破○二○

守巨里弇乃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木揚言以填塞

○慣○用○此○法○

坑塹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縱生口令得亡還以

告邑邑果自將精兵以救之弇喜曰吾揚言欲誘致

○善○于○致○

邑來耳今邑來適合吾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

○致○人○難○巧○善○戰○為○主○

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巨

里城中城中懼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弇因縱兵擊諸

未下者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于劇使其弟

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

為將先

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

要具此明眼

先聲誘人兵家

方見兵機

如

所謂聲東擊西也

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救諸  
 校尉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徹守至期夜半奔  
 救諸將蓐食至臨淄城諸將爭欲速攻西安奔曰不  
 然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為備臨淄出其不意而猝至  
 必驚擾攻之一日定即拔拔臨淄則西安孤張藍與  
 步隔絕必復亡去是擊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不  
 即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  
 淄奔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  
 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

亦勢所必至

妙算在此

勢所必然而然

藍聞之懼悉將其衆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妄掠  
 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而大笑曰以

激得妙

大言不慙取敗之道也

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  
 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藍弘壽三弟及故

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

奔奔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擊奔恐挫其

善用兵舉動自不同

何等

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

於內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壞

小心

必勝戰法

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于東城

能忍

下大破之。飛矢中弁股。弁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時帝在魯。聞弁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  
 曰。劇賊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且  
 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  
 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  
 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伏以待之。人定時。步  
 果引還。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屍  
 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輛。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  
 帝至臨淄。勞軍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

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  
 已降。將軍獨拔勁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  
 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弁  
 因復追步。步奔平壽。肉袒負斧鑕于軍門。弁傳步詣  
 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步兵尚十餘萬。皆罷遣歸。  
 鄉里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  
 京師。弁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折挫。末平  
 元年卒。

斷曰

有詔詔弇進攻張步分邑軍祝阿相踞旦不及  
中城已拔去巨里佯攻致邑來護乘高斬之如旦  
乾露藍在西安守之甚固突攻臨淄取之若素擊  
一得二莫不驚懼步恃兵多一時復聚直逼弇營  
弇偽退怖誘步近城如風掃霧擊牛醜酒以待君  
父落落難合竟成無負振旅還京知才天賦

耿恭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騎都尉劉張出  
擊車師請恭爲司馬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巳校

尉乃以恭爲之屯金蒲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  
德大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且願遣子入侍  
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北單于遣左鹿蠡  
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  
敵人騎多皆爲所敗敵人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  
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北軍曰漢家箭  
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敵中矢者視瘡  
皆沸會天暴風雨隨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北人震怖  
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

澗水可固引兵據之○敵人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  
人○直馳之○敵騎散走○北人遂于城下擁絕澗水○恭于  
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  
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  
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遂整衣冠再拜為吏士禱有  
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  
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  
睦○北軍亦圍關寵於柳中車師復畔與北人共攻恭○  
恭厲士卒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

○非○智○筭○所○及

革恭推誠與士同死生故皆無二心稍稍死亡僅餘

難○得

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

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

擊殺之○委諸城上○北官屬望見號泣而去○單于大怒

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

廷○臨○最○誤○事

位○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

論○得○是

議曰○今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獯狄之

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後無邊事可也○北人如復

犯塞陛下將何以使將且二部兵人纔各數千北人

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兵二千多其旗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敵以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遣秦彭王蒙皇甫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會柳中擊車師以救之北軍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羗至燉煌迎兵及王蒙戰勝欲還羗因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蒙乃分兵二千人與羗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敵

來大驚羗乃遙呼曰我范羗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敵

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

六人隨路死歿至玉關惟餘十三人衣履穿决形容

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

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北騎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

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

生之望前後殺傷醜敵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

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

論得更是

功不小

羗功不小

具見恭節

原有公論

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范羌爲其丞後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畧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初恭出隴西上言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人腹心今大鴻臚固卽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凉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免官卒

斷曰

恭爲司馬破降車師初置校尉以恭爲之示漢威德降及昆彌北人爭國攻城甚危毒箭射中以爲神奇旣解復至據水絕資笮糞解渴死亡莫辭耿恭拜井清泉忽滋揚水示敵敵方解圍招降不降殺使成屍怒而圍城食盡煮皮范羌力救方得迎歸歸受一命忤人復追忠烈苦節真不可爲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及王郎起知光武在薊移檄購光武光武



令霸至市中募人將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擲榆  
之霸慙懷而返光武卽南馳至下陽曲傳聞王郎兵  
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譁言河水流澌無  
船不可渡官屬大懼光武乃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  
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  
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  
護渡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  
者卿之力也霸謝曰皆我公至德神靈之功雖武王  
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

此○人○之○急○智○

此○則○天○意○也

殆天瑞也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歛之傷者躬親

○一○者○是○用○兵○之○本

以養之光武卽位拜爲偏將軍使與捕敵將軍馬武

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

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

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遂爲茂建所敗武軍

奔敵霸營大呼求救霸曰敵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

○成○善○非○不○顧○也

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

多吾吏士心恐而捕敵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

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敵無救

（更）看（得）定（拿）得（穩）所（以）成（功）

其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茂建  
 果悉出攻武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斷髮請戰霸  
 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霸武始各歸營既而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  
 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  
 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蘇茂客兵遠來糧  
 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  
 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

得（敵）之（情）

（禦）強（敵）妙（在）此

降時北騎烏桓連兵寇盜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  
 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三  
 百餘里與北軍烏桓大小數百戰霸頗識邊事數上  
 書言宜與北人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  
 路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封淮陵侯永平二年病免卒

斷曰

郎購光武光武南馳馳至滹河河水流漸遣霸往  
 視霸急詭詞稱堅可渡堅適如之權以濟變天人  
 兩奇將軍馬武討建不支呼霸求救霸閉營辭射

及酒樽惟謹自持武殊死戰○霸乃出師前後夾敵○敵方敗歸屈人不戰○妙正在斯餘所快者邊畧盡施

臧宮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甚親納之以為偏將軍後即位進侍中騎都尉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田成任滿與岑彭相拒于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遂欲謀叛從蜀宮兵力小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

百乘至宮夜使人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

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

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醜

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破荆門岑

彭自將下巴蜀使宮將降卒五萬人從涪水上平曲

公孫述將延岑盛兵于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

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

引還恐為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

匹宮遂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

謀左步右騎揀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延岑不意漢軍  
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  
勝方顯智勇者萬餘人木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  
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進攻綿竹破涪城斬公  
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進軍成陽門與吳漢共滅公  
孫述帝以蜀地定拜宮爲廣漢太守封鄼侯後北人  
饑疫自相分爭宮與馬武因上書請滅之帝不以爲  
然自是諸將不敢復言兵官卒益愍侯

斷曰

宮奉帝命屯兵駱越兵少力微越欲叛別會送委  
輸車數百轍令車回轉車聲不絕越驚兵來叛謀  
遂歇後伐延岑流水對列食少衆多事幾決裂矯  
馬自雄張旗赫烈登山望之勢如風雪乘亂破之  
公孫隨滅封之鄼侯其功實切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  
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留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東  
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劉副

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光武乃賞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拜征虜將軍南擊弘農厭新栢華蠻中賊奪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要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栢華餘賊復與滿合遵乃分兵擊破之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旣執歎曰讖文誤我

乃斬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却卒于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其後朝會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斷曰

遵一縣吏河北從征爲軍束令不重不輕舍兒犯

法斬不容情帝初大怒既欲法行戒將莫犯斷不  
私卿征蠻南擊賊弩傷形衆驚欲退遵叱進兵戰  
氣百倍大破方平詔遵攻滿獲之於生公孫救隴  
衆欲回旌遵獨留戰指望功成奉公憂國死愈得  
名

###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  
馬服君子孫因以馬爲氏援少有大志爲部督郵送  
犯至司命府見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

赦因留牧畜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  
所馬不出二語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  
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  
守錢奴耳乃盡散以頒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援  
留西川隗囂甚敬重之因以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  
是時公孫述稱帝于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  
里閭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  
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  
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

圖成敗反修飭邊幅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

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

方囂因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

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二帝指隗囂今見卿使人

大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

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

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

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

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帝乃知帝

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歸謂囂曰朝廷才明勇畧

非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淵達大度與高帝同

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何如高帝援曰

不如高帝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

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覆勝耶然雅信援

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既而隗

囂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夫居前不能使

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

也臣與隗囂實欲導之于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

東漢

挾姦心盜憎主人願詣行在極陳滅囂之計帝乃召  
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三千往來遊說以離囂之黨  
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  
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援因說帝隗囂將帥有  
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爲山谷  
已在掌中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直昭然  
可曉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明且遂進軍囂衆大潰西  
羌自王莽末因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敵  
有來款因奏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帝因拜援爲

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  
斬首數百級守寨諸羌八百餘人請援降其餘諸種  
有數萬仍屯聚寇鈔拒浩豐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  
擊之羌因率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間  
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遁徙唐翼谷中援復進討  
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  
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噪敵遂大潰凡斬首千  
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是時  
朝臣以金城破羌以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書



言破羗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  
流通如令羗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  
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返  
舊邑用兵兼用治道大作用也援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  
牧都中樂業又遣羗豪楊封譬說塞外羗皆來和親  
由是諸種悉降隴西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  
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或  
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衰老子使  
得優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羗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傍縣嘗有報讐者吏民驚言羗反百姓奔入城狄道  
長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敵何敢復  
犯我境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既而稍定郡中服之交  
匪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  
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徵側自立為王  
於是璽書拜援為伏波將軍伐之援遂緣海而進隨  
山刊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賊敗走追  
至禁谿又數敗之賊衆散去因斬徵側徵貳傳首洛  
陽封援為新息侯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

餘人進擊九真賊并徵側餘黨斬獲甚多嶠南悉平  
初援軍還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  
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回衆人耶方今北人烏桓尚擾  
北邊欲自計討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  
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  
士當如此矣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  
軍沒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  
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  
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等征五溪

○語誤之

○此○晉○益○堅○蓋○壯○二○

○志○原○不○同

援謂友人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  
今獲所願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  
千餘人餘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  
入從壺頭路近而水險從克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  
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克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  
進壺頭利俱失搃其喉咽克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  
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  
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屋以避炎氣賊每升  
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志莫不爲之

流涕。耿舒與其兄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克，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拂鬱待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邛，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疾，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綬。

斷曰

馬援大志少便，莫論益堅益壯。時時自陳陽蛙井

底囂挾姦心，及見光武知帝有真。聚米指形，帝喜進兵。西羌內寇，邊害頻頻。拜援隴守，擊破先零。金城欲棄，援苦請存。歸民樂茅，羌來和親。賓客故舊，日滿其門。徵側徵貳，二女不馴。伏波伐之，傳首赤。勲。裹屍明志，矍鑠報恩。壺頭失利，受責虎賁。怒收印綬，歎殺功臣。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也。爲人有大志，家貧嘗爲官傭書，久勞苦，因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

効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  
問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有相者  
指曰生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栢也既而  
都尉竇固出擊胡軍以超為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俱  
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意甚備後忽踈  
解超謂官屬曰廣禮意忽薄必有北敵使來狐疑未  
知所從故也乃會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激怒  
之曰北敵使到而王禮即廢假令鄯善收吾屬送敵  
人則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眾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  
激衆然事勢寔如也

惟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當因夜以火攻

敵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敵則

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

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眾曰

善遂夜奔敵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敵舍後

約曰見火發當鳴鼓大呼餘人各持兵弩夾門而伏

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敵眾驚亂遂斬北使及從

士三十餘人餘眾百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

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因曰從事雖不行超何心

獨擅之郭恂乃悅超因召鄯善王以敵首示之一國  
震驚遂納子為質還奏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并求  
更選使使西域帝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  
選乎因以超為軍司令遂前功竇固欲益其兵超曰  
願將本使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  
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而北人遣使監護其國超  
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  
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  
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  
先○知○要○以○  
有○權○術○

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責之廣德素  
聞超在鄯善誅滅北使大惶恐即殺北之監使而降  
漢時龜茲王建為北人所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  
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超從問道至疏勒即遣吏田  
慮先往降之因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可乘其無  
備劫縛之超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  
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而逐兜題國人大悅  
肅宗初即位詔召超還疏勒君臣憂恐漢使棄我我  
必復為龜茲所滅不忍其去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

皆泣抱超馬不得行超慮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  
本志乃更還疏勒上書請兵伐龜茲曰破滅龜茲則  
西域皆服且與諸國連兵此以夔狄攻夔狄計之善  
者也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會超友徐幹上書願  
奮身佐超遂以幹為假司馬帥兵從超超欲進攻龜  
茲以烏孫兵強宜用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  
萬可遣詔諭合力帝因遣李邑使烏孫邑始至于寘  
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之功不  
可成又盛毀超帝知超忠乃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制

小膽人原不該用

帝處分天妙

超超奉旨九妙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

毀君欲敗西域功今何不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  
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惜人言快意留之

大作用

非忠臣也遂自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  
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

或叛或服或重在此

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

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

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

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

降于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  
茲謀復遣使詐降于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偽許之忠  
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酒  
行乃叱吏縛忠斬之超發于寘諸國兵復擊莎車而  
龜茲王遣兵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  
突生機變今兵少不敵且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  
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縱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  
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  
界徵于寘超知二敵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

此莎車營敵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匹

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

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

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

恐超警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

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取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

數十日決矣謝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

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

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

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之更妙縱遣之月氏大震由是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犁懷二心超因發龜茲鄯善八國兵討之兵到界先遣諭降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倘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韃支曰汝雖北人侍子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咸請超殺之超曰非汝所知此人權重于

責誦正大

美得到

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因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犁尉奉獻珠玉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純橋不欲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徑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左侯元孟嘗質京師密使人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韃支等二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

偏有此道成其功

妙用

何等奸狡乃自來取死



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緣何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耆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下詔封超為定遠侯超以自久在絕域年老思故土上疏曰昔太公封齊五世葬周孤死首丘代馬依風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乃召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脇疾既至病遂加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召以戊巳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請諭

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

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戒

斷曰

班超壯士燕頷虎頭困而投筆遠博封侯鄴禮忽衰知有敵謀三十六人危亡之秋激衆舉火夜燒盡道鄴善膽碎納子拜投更使西域斬巫若漚疏

勒辨種立忠逐兇一時威德有恩有仇恐漢棄我  
抱馬足留威震西域不許妄求逆卽誅斬降則准  
收五十餘國貢屬不休玉關生入壯志大酬

